



清帝传奇丛书 · 末代皇帝传奇

两世 人

王开玺 著

郭成康 张研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清帝传奇



王健著

著

张研主编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56 号

清帝传奇书

郭成康 张研 主编

两 世 人

——末代皇帝传奇

王开玺 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发行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39 号 邮码 100872)

印刷者：北京市丰台区印刷厂

经销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787×1092 毫米 32 开

字 数：102 000

印 张：4.75 插页 3

版 次：199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册 数：1—11 000

书 号：ISBN7-300-01677-4/K·183

定 价：3.40 元

69169 / 64 32
写在前面

世界变化真快！一批清史研究者把目光瞄准了传奇。

“传奇”，奇，则传。

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传奇”，多为衍义成奇的故事、小说、神话、轶闻。这成了人们对“传奇”的一般认识。若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具有小说般跌宕起伏的特点，则被冠之以“传奇人物”、“传奇事件”或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或事件。

然而，这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或事件，难道不以它历史的真实，成为、或应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传奇吗？于是有了人们对“传奇”的另一种、更为深层的认识。

清朝十二帝恰恰是最具传奇色彩的真实的历史人物。奇人、奇事、奇闻……。荒诞迷濛中的历史真实，真实历史中的迷濛荒诞——二者的融合，就是摆在您面前的《清帝传奇》。

《清帝传奇》不仅仅是以“传奇”手法描述历史的尝试；不仅仅是以后一种“传奇”对前一种“传奇”的辨析，更重要的，是在信史的基础上，企图以“文”的激情、“哲”的思索，还历史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使本来即是“传奇”的历史传“奇”下去，使历史对人们，对广大民众永恒地启迪。

所以，《清帝传奇》是一部面向中等文化程度读者的历史通俗读物，又是一部高品位的，期望得到学术界基本认可的历史通俗读物。她绝不同于那些胡编乱造、信口雌黄甚至为迎合某些读者的低级趣味而沦于下流的做法；也不同于那些

古板教条、枯燥乏味甚至为赶风头而随意塑造历史的做法，她是把历史从书斋中解放出来，奉献给她的真正主人——广大民众的一次尝试。

既为“尝试”，思路则或不一，手法则或不同，风格则或各异，成败则或纷说。

但总的方向已定。总的原则一致。

我们愿意尝试下去。

他站在夜与昼相交之处。

他生命的色彩，有如夜，向昼的嬗变，从
高贵的深紫到卑贱的昏黑，到新生的清白。

一个皇帝，随着夜向昼的嬗变，炼化成了
公民，成为拂去夜雾、沐浴晨曦的两世人。

目 录

野语奇譏 (1)

王坟白果帝王树/来自冥冥上苍的启示/
蛟龙化蛇/御名不祥

三次登极 (7)

当仁不让，唯我为皇/皇宫：第一个空袭
的目标/皇上不干“大总统”/蜷缩在汽车
后箱中做皇帝梦/“执政等于皇帝吗？”/
傀儡

龙威莫测 (58)

“锯掉各宫的门槛！”/不敢住同德殿/不
许打蚊子/在日本人面前没“龙性”

四次婚变 (82)

皇帝大婚与“霸王别姬”/“皇宫”里的
私生女/妃子革命/结婚、离婚；离婚、结
婚

皇帝公民..... (122)

重见天日：看看别人怎样生活/一个诙谐
的历史镜头：皇帝与革皇帝命的人合影/
普通的人/不肖龙种

野语奇讖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的初冬，天气阴霾惨淡，多日不见太阳。

农历十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相隔一日先后晏驾宾天。十一月初九日，新帝溥仪继位登极。虽在国服期间，街头巷尾，茶楼酒肆，人们仍在窃窃私语。

此日是一个难得的好天。齐东、叶瑜、贾炎、汪伦等四位旧友，又来到宣武门外的“清月茶楼”品茗闲谈。他们在二楼紧靠西窗的一张桌子周围刚刚落座，伙计就照例为他们沏上一壶上好的毛尖茶。

“当今圣上以藩邸入承大统，醇亲王府两度潜龙，实乃天下奇事。”

“正是，听说老醇王园寝的风水极佳。”

“果然不错。同治七年，老醇王到北京西郊鹫峰响塘避暑，看到妙高峰山峦起伏，有弯有靠，前方后圆，龙穴沙水颇好，当即选定此处为日后园寝，并赋《看定妙高峰风水志喜》五言诗一首，第二年即开工兴建。同治帝驾崩后，老醇王之子

嗣位，年号光绪，此为醇王府一度潜龙。”

“依我看来，老醇王园寝的风水倒未必一定多好，难道还能胜过本朝马兰峪东陵与易县西陵不成？据言是因其宝顶附近生有一株白果树，树围七人合抱不交，高达十余丈，盖万年之物也。日精月华，独钟其秀，形如翠盖，覆盖墓地，以堪輿之学度之，此乃帝陵之象。”齐东一面说，一面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上写着：“诸位细思，白果树覆于老醇王宝顶之上，‘王’字上加一‘白’字，岂不隐为‘皇’吗？正因如此，光绪帝大行后，醇王府才能再度潜龙，今上又登九五大宝。”

“齐兄之言极是，今上嗣位登极，不仅托庇于祖荫祖德，亦为天命所在。光绪三十二年农历正月十四日正午时分，鼓楼及什刹海附近的人们正忙着准备张挂元宵节花灯，忽见醇王府上空红光一片。起初，皆以为王府失火，后仔细观之，方见是红云紫雾，弥漫飘渺，瑞霞祥霭，灿灿放光，人皆啧啧称奇，以为醇王府必生贵人。事后，才知此日此刻乃当今圣上万寿吉日，足见今上乃‘真龙天子’也。”

“欸！汪兄今日为何不发一语？”这时他们才发现汪伦始终默默无言。

“对呀！今真龙天子登极，国本磐固，国运昌隆，乃国之大幸，民之大幸。汪兄论事，每每妙语连珠，洞见底蕴，今日缄默不语，莫非另有高见？”

汪伦望望四周，轻声言道：“这些年，天下不宁，革命党在各地鼓动民众造反；立宪党人请愿速行宪政；饥民蜂起，抢粮抗捐；怪异屡现，天灾频生，皆非吉兆。当此乱世，即便真龙在世，圣人复生，恐亦难扭转乾坤，何况……唉！不谈了，不谈了。”

“何况什么？难道今上不是……”

汪伦瞟了一眼墙上“莫谈国事”的纸条，然后把声音压得很低，“所谓今上万寿吉日，祥云瑞雾云云，以鄙人度之，不过齐东野语而已，未必可信。然今上寿诞之日并非良辰吉刻，却非妄言”。

“此话怎讲？”

“当今圣上生于光绪三十二年农历正月十四日午刻，但为何今上的‘万寿圣节’却钦定在正月十三日？”在坐诸人皆面面相觑。

“宣宗成皇帝（即道光帝）驾崩之日，正是在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午刻，此乃清皇室的忌日凶刻。今上为避此凶刻，故将其‘万寿圣节’提前一日。缘此揣度，恐主当今圣上一生不顺。”

此话一出，四座皆惊，不过片刻，他们又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

“汪兄之言，果然鞭辟入里，不才大受启发。老醇王园寝龙脉风水虽好，只可惜精华已然消散。”

“叶兄何出此言？老醇王园寝，乃皇家禁地，百姓不得擅动一草一木，怎会精华消散？”

“家兄原在内务府当差，他曾告予说，光绪三十二年，内务府大臣英年已率人将老醇王园寝内的白果树连根伐除。”

“英年算个什么东西，难道吃了熊心豹胆，竟敢如此狂悖无忌？”

“英年不过是个内务府大臣，在光绪帝面前，终不过是个奴才，没人为其撑腰，吓死他也不敢动园寝的一根草棍儿。”

只见叶瑜呷了一口茶，摆开了龙门阵。“却说英年这人，平素

谙悉堪輿之学，慈禧太后的普陀峪万年吉地即其择定。一日，他漫游西郊，见老醇王宝顶旁的白果树，高可参天，有帝陵之象，遂急速回宫，密告慈禧太后说：‘此树于皇统大宗极为不利，请速伐此树’。慈禧太后即命其率人速去砍伐。内务府诸大臣虽领有懿旨，但也不敢贸然而动，遂共同奏闻光绪帝。光绪帝闻言大怒，严饬说：‘欲伐此树者，先取朕之首可也’。一日，御前太监匆匆禀告光绪帝说：‘今日黎明时分，太后亲率内务府大臣等前往醇王园寝’。光绪帝闻言脸色大变，连连顿足，命人火速起驾，奔赴西郊妙高峰。当行至距园寝二十里处的红山口时，光绪帝在御内痛哭失声。因往日每到此处即可遥见那株郁郁葱葱，宛若翠盖的白果树，今日却寻觅不见。光绪帝入园后，只见树已被连根伐倒，当地村民正在内务府诸臣监视下砍伐大大小小的树根，环树基四周，开掘宽深各丈余的沟壑，投以千余袋石灰，注水其中，几与沟平，为防其芽孽复生也。光绪帝怒不可遏，大骂内务府诸臣欺君罔上，丧尽天良。诸大臣连忙跪地回奏道：‘慈禧老佛爷亲来园寝执斧先斫三下，遂命诸人砍伐，奴才等怎敢违抗懿旨？’”

“此事吾亦有所耳闻，却不得其详，若事果然如是，恐于今上有碍。”

“此话不错，不才听家兄讲过此事后，曾野游西山。行至醇王墓道山下，果然不见那株白果树。向当地村夫野老询问此事，人皆叹息歔歔。中有一人告予说：‘当年斫伐白果树时，自树底下突然窜出大小蟒蛇百余条，大者径近尺，长逾丈，小者亦径寸许，长数尺。慈禧太后见状大惊，急命人斩杀殆尽，匆匆回宫矣。’”

“如此说来，可谓凶极恶极。本来王字加白为皇，现树被

伐倒，醇王园寝又被掘沟斩断龙脉，投灰灌水，破坏地气，岂不是既不能为‘皇’又不能为‘王’了吗？”

“白果树本为王气所钟，千百年来化育出百余条蟒蛇。若此树不倒，仙根不断，日后必可炼化为行云飞天的真龙。现帝王之树已被斫伐，蟒蛇恐难修炼成龙，即或有一二已成龙形者，亦恐缺麟爪不全，可悲！可叹！”

“适才汪兄言道，近年党人起事，灾异迭见，恐非吉兆，不才亦有同感。”叶瑜看看四周，异常神秘地说：“当此天下纷攘乱世，幼主临御天下，实非大清朝之福。”

“何有此言？”

“依鄙人看来，说不定近年就有大变，乾隆爷的那句诗，说不定真会成为谶语呢？”

“叶兄不要打哑迷，快快说与我们听。”

“乾隆年间，皇六子永瑤曾绘制岁朝图进呈孝圣皇后，乾隆见后大喜，御题有‘永绵奕载奉慈娱’之句。因其皇子皆以‘永’字命名，遂钦定以这七个字为清近支宗室后世子孙命名排行，取后世子孙亲孝尊奉祖宗之意。道光初年，‘永绵奕载’四字已然用尽，故‘载’字辈以下遂沿用‘奉’字命名。道光七年，道光帝以高宗纯皇帝钦定‘永绵奕载奉慈娱’为宗室命名次序，‘溥溥本枝，祥开钟毓，询足以垂恒久而隆启佑’，续定‘溥毓恒启’四字上承‘永绵奕载’，谕令凡已用‘奉’字命名者，皆改为‘溥’字。咸丰七年，咸丰帝又续定‘焘闾增祺’四字，原欲大清皇统景祚延洪，亿万年继继绳绳。但乾隆帝所钦定的‘奉’字意义颇为不佳，‘奉’者，奉送也，奉献也，难道到了当今圣上的‘溥’字辈，就要将江山奉送……”

“叶兄所说，着实有趣，不过乾隆之后的嘉庆帝圣讳为颙琰，非以‘永’字命名。嘉庆之后的道光帝圣讳为旻宁，亦非以‘绵’字命名，是何缘故？”

“喔，诸位有所不知，为免官民避嘉庆帝御名之烦，故取与‘永’同音，但又较少使用的‘颙’字为名。道光帝的‘旻’字，亦与‘绵’字读音相近，皆为避讳之故也。”

“噢，这就是了，溥耶？奉耶？听天命而随人事吧！”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寒来暑往换春秋。清宣统皇帝溥仪在登极仅三年后，果然被迫于1912年2月12日，接受《清室优待条件》，宣布退位，将大清江山奉送了出来。

这是历史上的偶然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神秘定数？无人知晓。只是自古乱世谶多奇，造谶传谶之人自己本已处于一种穷途末路、恐惑不祥的神秘气氛中。

三次登极

自 顺治元年（1644 年）清王朝入主中原，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数朝。各朝君主或文韬武略，开疆拓土；或平庸守成，国势渐衰，但大多享有天年，子女颇多。如康熙帝享年 69 岁，有子 35 人；雍正帝享年 58 岁，有子 10 人；乾隆帝享年 89 岁，有子 17 人；嘉庆帝享年 61 岁，有子 5 人；道光帝享年 69 岁，有子 9 人。因此，各朝皆未发生过皇统断绝的危机。但道光之后，咸丰帝只活了 31 岁，共生二子，一子产后很快夭亡，实只存一子。咸丰十一年，咸丰帝病死承德避暑山庄，只能将皇位单传给他的独子，皇统已不绝如缕。不料同治帝只活了 19 岁，即病逝于清宫养心殿，未曾遗有一子，清皇室十朝帝系一脉相承至此断绝。同治帝生母慈禧太后为维持自己继续垂帘听政的权力与地位，专断决定由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湫继承皇位，是为光绪帝，并以两宫皇太后名义发布懿旨宣布：光绪帝日后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同治帝）为嗣”，希望能一子两祧，存亡继绝。但是，上苍似乎有意亡绝大清。光绪帝虽 18 岁即已大婚，择纳一后二妃，

享年三十有八，却仍是子息皆无。

光绪三十四年，这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时令刚交立冬，凛冽的寒风就夹着小雪遮天蔽日地向着古老深寂的紫禁城袭来，使人心里不由得阵阵发紧。皇宫内的人们个个神情沉郁，来去匆匆。

十月初十日，慈禧太后 74 岁生日，她自信体气强健，生冷油腻，杂然并进，因饮食不节，导致肠胃虚损，腹胀泻泄。经过御医精心诊治，本已渐有起色，不料又外感风寒，病情突变。

这日寅时，满汉大臣们照例来到西苑仪銮殿外，等候叫起。直到天已大亮，仍未见里面有叫起召见的意思，心里不免有些七上八下，周章失措。早晨七点多钟，奏事处太监出来传旨：“今日叫起全撤，军机处若有必须即时裁决的紧急事件，可写成奏片上呈。”诸大臣心中“咯噔”一下，个个神色慌张忧戚，一种不祥的预感顿时笼罩了整个紫禁城。光绪帝近几个月来一直龙体欠安，气色很坏，一个月前召见军机大臣时，竟因体力不支，垂首伏卧于御案之上。近日，不但再未与慈禧太后御殿听政，就连太后的万寿之日，也没能率领文武百官向慈禧行礼祝寿，“现在太后又……”。

十月十九日，宫禁各门突然增加禁卫军士，严格稽察出入人员。宫内传出的消息更为凶险。内务府被传知尽快预备“吉祥板”及皇帝宾天的仪式。许多太监纷纷出东华门净发（皇帝驾崩后，百日之内大小臣工等均不许剃发），并传言光绪帝实已驾崩。文武群臣赶至朝门多方打探，但始终得不到确切的消息。

二十日午刻，奏事处太监传出懿旨：著醇亲王载沣及军机大臣全班即刻谒见。

在太监李莲英的引领下，载沣和刚从东陵普陀峪赶回来的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及世续、张之洞、鹿传霖、袁世凯等跨进慈禧太后的寝宫。宫内光线昏暗，一股强烈的中药味儿夹杂着其它各种难以言状的怪味儿扑面而来。众人按往日次序跪倒。只见慈禧太后半躺半坐在一张很大的床上，床前的黄色帟帐已被撩挂在两边。她倚靠在堆叠在一起的锦被和绣枕之上，面色憔悴，但精神似乎还不算很差。她以稍带嘶哑的声音说：“据太医讲，皇上现危在旦夕，须早做准备。你们亦不必再说些什么‘国赖长君’之类的空话，我召汝等来此，就为告诉你们，我已择定醇亲王之子溥仪，承继同治帝为嗣，著即日在宫内教养，并著授载沣摄政王。”

慈禧太后的话讲得再明白不过，军机大臣们哪个还敢置喙分辩。载沣虽未像其父老醇王奕譞听到命其子载湉入宫为帝之后那样立时惊吓得昏厥过去，却也急得满头大汗，结结巴巴，“老佛爷恩，恩典，……不过，不过溥仪愚钝、幼，幼稚……”。

“就这样定了，你们下去拟旨吧。”慈禧太后好像有些疲惫，声音虽小，但语气却颇为坚决。

“叩谢皇太后圣恩。”载沣知道再说就要倒霉了，连忙磕头谢恩。

当下，由探花出身的张之洞亲自执笔拟定谕旨两道：一道是“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钦此。”另一道是“醇亲王载沣著授为摄政王。钦此。”